

中華民國史事紀要

(初稿)

中華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十二月

中華民國史事紀要

(初稿)

鄧平如 題

PDG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十日出版

中華民國史事紀要

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

定價：平裝 新臺幣三五〇元 美金一二元
精裝 新臺幣四〇〇元 美金一四元

編輯者：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
印行者：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

經銷處：中

央文物供應社
地址：臺北縣新店鎮北宜路三段二二五號
電話：九一六一六〇八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黎明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一號
電話：三九一一〇七九
郵政劃撥帳號：二一八一

正

中書局

承印者：榮

民印刷廠
地址：臺北市泰安街一巷三號
電話：三二一三三一八
地址：臺北市西園路二段二八一巷

七月

一日 安徽督軍張勳擁清廢帝溥儀復辟。

張勳抵京後，密事佈置，添招軍隊，進謁清廢帝與清室遺老，祕密協商，陰謀復辟。六月三十日夜十二時，邀陸軍總長王士珍，步軍統領江朝宗，警察總監吳炳湘，十二師師長陳光遠等致南河沿私宅，告以復辟之謀，並令開城遣定武軍入城，王等不敢反對。議既定，遂易朝衣朝冠，於本日晨三時，由張勳、康有爲偕王士珍、江朝宗、吳炳湘、陳光遠、劉廷琛、沈曾植、勞乃宣、阮忠樞、顧瑗、萬繩栻等數十人，同入清宮，奏請復辟。

晨四時，張勳指定王士珍、江朝宗爲民國代表，梁鼎芬爲清室代表，李慶璋爲他自己代表，致公府向黎大總統元洪說明復辟必要，請其奉還大政。黎至是始悟入張勳圈套，雖堅拒其所請，然已引狼入室，無力抵抗矣。

晨九時，張勳和康有爲又由神武門到清宮，假馮國璋、陸榮廷等名義，奏請准許黎元洪奉還大政，擁溥儀出，宣告復辟。並自署官號，監視黎元洪。同日頒佈「上諭」甚多，改七月一日爲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。所發佈「復辟登極詔」，則出於康有爲手筆。（註一）

附錄：

一、張勳奏請復辟之原摺（註二）

奏爲國本動搖，人心思舊，謹合詞籲請復辟，以拯生靈，恭摺仰祈聖鑒事。竊經國以綱紀爲先，救時以根本爲重，我朝開基忠厚，聖聖相承，立教者首尚人倫，敷政則勤求民隱。是以皇靈赫濯，敬者懷若帝天；化澤涵濡，愛

中華民國六年 七月一日

中華民國六年 七月一日

四九〇

者戴如父母。雖經髮捻寇氛之巨，卒賴三三大臣效忠疆場，用能削平禍亂，弼我不基，蓋仁澤入人既深，而王綱又足以維繫之也。廿載以來，學者醉心歐化，奸民結集潢池，兩者相資，遂成辛亥之變。孝定景皇后不忍以一姓之尊榮，罹萬民於塗炭，勉徇所請，詔設臨時政府，原冀惠安黎庶，止息干戈。豈意根本動搖，竟以安民之心，助彼厲民之虐。彼時臣勳臣國璋等，孤軍血戰，莫克回天；臣嗣冲臣懷芝等，雖力遏妖氛，卒難盡決。貽憂君國，寢饋難安，忠憤填胸，積年成痼。然不敢不仰承廟略，倖冀昇平，蒙難艱貞，於茲七載。乃共和實行以後，上下皆以黨賄爲爭端，各便私圖，以貪濟暴，道德淪喪，民怨沸騰，內外紛呶，迄無寧歲，蒼黎凋瘵，逃死無門，此實非孝定景皇后遜政之初心，我皇上所當收回政權，實行安民，以仰承先志者也。臣等伏查列強之世，非建設鞏固帝國，不足以圖存，此義近爲各國所主張，尤深合吾民之心理。以中國之皇王神聖，代有留貽，規復典章，易於反掌。而我皇上英姿天挺，聖學日昭，雖在冲齡，睿逾往聖。況當机陞之運，曾無七鬯之驚，天殆默祐聖躬，以宏濟艱難，俾延無疆之祚，而吾民迭嬰荼毒，尤後以來蘇。臣等蒿目時艱，痛心天禍，外察各國旁觀之論，內審民國眞實之情，靡不謂共和政體，不適吾民，實不能復以四兆人民敲骨吸髓之餘生，供數十政客毀瓦畫墁之兒戲，非后何戴，窮則呼天。臣等反復密商，同盟誓，謹代表二十二省軍民眞意，恭請我皇上收回政權，復御宸極，爲五族子臣之主，定宇內一統之規。臣等內外軍民，誓共効命，竭忠保乂皇室，伏懇我皇上帝大慈至德，俯允所請，天下幸甚。所有國本動搖，人心思舊，合詞籲請復辟各緣由，謹恭摺具陳，伏乞皇上聖鑒，訓示施行。謹奏。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。

二、張勳發表清廢帝復辟之偽諭（註三）

本日閣抄上諭：朕不幸以四齡繼承大業，兢兢在疚，未堪多難。辛亥變起，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，不忍生民塗炭，毅然以祖宗創垂之重，億兆生靈之命，付託前閣臣袁世凱，設臨時政府，推讓政權，公諸天下，冀以息爭弭亂，民得安居。乃國體自改共和以來，紛爭無已，迭起干戈，強規暴斂，賄賂公行，歲入增至四萬萬，而仍患不足，外債增出十餘萬萬，而有加無已，海內囂然，喪其樂生之氣，使我孝定景皇后不得已遜政恤民之舉，轉以重苦吾民，此誠我孝定景皇后初衷所不及料，在天之靈，惻痛而難安者；而朕深居宮禁，日夜禱天，徬徨飲泣，不知所出

者也。今者復以黨爭，激成兵禍，天下洶洶，久莫能定，共和解體，挽救已窮。據張勳、馮國璋、陸榮廷等以國本動搖，人心思舊，合詞奏請復辟，以拯生靈。又據瞿鴻禨等爲國勢岌岌，人心渙散，合詞奏請御極聽政，以順天人。又據黎元洪奏請奉還大政，以惠中國，以拯生民各等語。覽奏情詞懇切，實深痛懼，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責，輕任於冲人微渺之躬，又不忍以一姓禍福之誓言，遂置億兆生靈於不顧。權衡重輕，天人交迫，不得已准如所擬，於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臨朝聽政，收回大權，與民更始。自今以往，以綱常名教爲精神之憲法，以禮義廉恥收潰決之心，上下以至誠相感，不徒恃法守爲維繫之資，用人以懲勸爲心，不得以國本爲嘗試之具。況當此萬象虛耗，元氣垂竭，存亡絕續之交，朕臨深履薄，固不敢有口爲君，稍自縱逸，爾大小臣工，尤當清白乃心，滌除舊染，息息以民瘼爲念，爲民生留一分元氣，卽爲國留一息命脈，庶幾危亡可救，感召天庥。所有應興應革諸大端，條舉如下：

一、欽遵德宗景皇帝諭旨，大權統於朝廷，庶政公諸輿論，定爲大清帝國憲法，列爲君主立憲政體。一、皇室經濟，仍照所定每年四百萬元數目，按年撥用，不得絲毫增加。一、懷遵本朝祖制，親貴不得干預政事。一、實行融化滿漢畛域，所有以前一切滿蒙官缺已經裁撤者，概不復設；至通婚易姓等事，并著所司條議具奏。一、自宣統九年五月本日以前，凡與東西各國正式簽定條約及已付債款合同，一律繼續有效。一、民國所行印花稅一項，應即廢止，以紓民困。其餘苛細雜捐，并着各省督撫查明奏請分別裁撤。一、民國刑律，不適國情，應即廢除，暫以宣統初年頒定現行刑律爲準。一、禁除黨派惡習，其從前政治罪犯，概予赦免；倘有自棄爲民而擾亂治安者，朕不敢赦。一、凡我臣民無論已否翦髮，應遵照宣統三年諭旨，悉聽其便。凡此九條，誓共遵守，皇天后土，實鑒臨之。特此通諭知之。欽此。內閣議政大臣張勳署名。

三、中華新報：絃官之僞諭（註四）

上諭，興革伊始，轉設內閣議政大臣，以資襄贊，而專責成，並設閣丞二員，其餘京外員缺，暫照宣統初年官制辦理，其現任文武大小官員，均著照常供職。張勳、王士珍、陳寶琛、梁敦彥、劉廷琛、袁大化、張鎮芳，均著授內閣議政大臣。內閣閣丞著萬繩栻、胡嗣瑗補授。外務部尙書著梁敦彥補授。度支部尙書著張鎮芳補。參謀部大

中華民國六年 七月一日

四九二

臣著王士珍補授。陸軍部尙書著雷震春補授。民政部尙書著朱家寶補，未到任以前著吳炳湘署理。徐世昌著授爲弼德院院長，康有爲授爲弼德院副院長。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著張勳補授，並留京辦事。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著馮國璋補授。兩廣總督著陸榮廷補授。直隸巡撫著曹錕補授。江蘇巡撫著齊耀琳補授。安徽巡撫著倪嗣冲補授。山東巡撫著張懷芝補授。山西巡撫著閻錫山補授。河南巡撫著趙倜補授。江西巡撫著李純補授。浙江巡撫著楊善德補授。廣東巡撫著陳炯明補授。廣西巡撫著譚浩明補授。湖北巡撫著王占元補授。福建巡撫著李厚基補授。雲南巡撫著唐繼堯補授。貴州巡撫著劉顯世補授。新疆巡撫著楊增新補授。甘肅巡撫著張廣建補授。奉天巡撫著張作霖補授。吉林巡撫著孟恩遠補授。黑龍江巡撫著許蘭洲署理。四川巡撫著劉存厚補授。陝西巡撫著陳樹藩補授。熱河都統著姜桂題補授。綏遠城都統著王丕煥署理。察哈爾都統著田中玉補授。江北提督著王廷楨補授。江南提督著盧永祥補授。長江水師提督著張敬堯補授。欽此。

四、張勳捏造黎元洪還政之偽諭（註五）

上諭：本日黎元洪奏請奉還國政，籲懇復御大統一招；據稱該員因兵變被脅，盜竊大位，謬領國事，無濟時艱；并歷陳改建共和諸弊害，奏懇復御大統，以拯生靈，自請待罪有司等語。覽奏情詞悽惻，出於至誠，從亂既非本懷，歸政尤明大義。際此國勢危岌，大局飄搖，竟能作吾民親上之先，定中國救亡之策，厥功甚偉，深孚朕心。黎元洪着錫封爲一等公，以彰殊典，尙其欽承朕命，永荷天庥。欽此。（民國六年七月一日）

五、張勳等通告復辟電（註六）

自頃政象譎奇，中原鼎沸，蒙兵未解，南耗旋驚。政府幾等贅旒，疲氓迄無安枕。忱內訌之孔亟，虞外侮之紛乘，全國飄搖，靡知所屆。勳維治國猶之治病，必先洞其癥結，而後攻達易爲功。衛國猶之衛身，必先定其心君，而後清寧可長保。既同處厝火積薪之會，當愈勵揮戈返日之忠。不敢不掬此血誠，爲天下正言以告。溯自辛亥武昌兵變，剏改共和，綱紀縶頽，老成絕迹，暴民橫恣，宵小把持，獎盜魁爲偉人，祀死囚爲烈士。議會倚亂民爲後盾，閹員恃私黨爲護符，以濫借外債爲理財，以剝削民脂爲裕課，以壓抑善良爲自治，以摧折耆宿爲開通。或廣布謠

言，而號爲輿論。或密行輸款，而託爲外交。無非恃實國爲謀國之工，借立法爲舞法之具。馴致昌言廢孔，立召神恫，悖禮害羣，率由獸行。以故道德淪喪，法度凌夷。匪黨縱橫，餓殍載道。一農之產，既厄於訛詐，復厄於誅求。一商之貨，非耗於官捐，即耗於盜劫。凡在位者侵吞賄賂，交濟其奸。名爲民國，而不知有民；稱爲國民，而不知有國。至今日民窮財盡，而國本亦不免動搖，莫非國體不良，遂至此極。即此次政爭伊始，不過中央略失其平，若在紀綱稍振之時，焉有轆轤不解之慮。乃竟兵連方鎮，險象環生，一二日間，瀰漫大地。迄今內蒙獨立，尚未取消，西南亂機，時虞竊發。國會雖經解散，政府久聽虛懸。總理既爲內外所不承，仍即覲然通告就職，政令所及，不出都門。於時退職議員，公誣總統之言爲僞令，推原禍始，實以共和爲厲階。且國體既號共和，總統必須選舉，權利所在，人懷倖心。而選舉之期，又僅以五年爲限，五年更一總統，則一大亂；一年或數月更一總理，則一小亂。選舉無已時，亂亦無已時。小民何辜，動罹荼毒。以視君主世及，猶得享數百年或數十年之幸福者，相距何啻天淵。利病皎然，何能曲諱。或有謂國體既定共和，倘輕予更張，恐滋紛擾，不若擁護現任總統，或另舉繼任總統之爲便者。不知總統違法之說，已爲天下詬病之資。聲譽既隳，威信亦失，強爲擁護，終不自安。倘日後迫以陷險之機，詎若目前完其全身之術。愛人以德，取害從輕，自不必佯予推崇，轉傷忠厚。至若另行推選，刻期繼任，詎敢謂海內魁碩，並世絕無其人。然在位者地配德齊，莫能相下；在野者資輕力薄，孰願率從。縱欲別揀元良，一時亦難其選。蓋總統之職，位高權重，有其才而無其德，往者既時蓄野心；有其德而無其才，繼者乃徒供牽鼻。重以南北趨嚮，不無異同，選在北則南爭。選在南則北爭，爭端相尋，而國已非其國矣。默察時勢人情，與其冀共和之虛名，取滅亡之實禍，何如屏除黨見，改建一鞏固帝國，以競存於列強之間。此義近爲東西各國所主張，全球幾無異議。中國本爲數千年君主之制，聖賢繼踵，代有留貽；制治之方，較各國爲尤順。然則爲時勢計，莫如規復君主；爲名義計，更莫如推戴舊君。此心此理，八表攸同，伏思大清忠厚開基，救民水火，其得天下之正，遠邁漢唐，二祖七宗，以聖繼聖。我聖祖仁皇帝聖神文武，冠絕古今，歷傳至我德宗景皇帝，時勢多艱，憂勤尤亟。試考史載載筆，歷朝愛民之政，如普免錢糧，疊頒內帑，多爲曠古所無。即至辛亥用兵，孝定景皇后寧舍一姓之尊榮，不忍萬民之塗炭。仁慈至意，淪浹人心，海內喁喁，謳思不已；千百年後，平心論事，謂爲亡國，夫豈其然。昔少康以臣靡之

中華民國六年 七月一日

四九四

師而光夏物，宣王以召伯之輔而復周宗，功在千秋，至今不朽。前者朝廷遜政，另置臨時政府，原謂試行共和之後，足以弭亂綏民。今共和已閱六年，而變亂相尋未已，仍以諡旨收回政柄，實與初旨相符。以視夏周中興，尤屬事半功倍。我皇上冲齡典學，遵時養晦，國內迭經大難，而深宮七鬯無驚。近且聖學日昭，德音四被，可知天佑清祚，特異我皇上以非常睿智，庶應運而施其撥亂反正之功。祖澤靈長，於茲益顯。勳等枕戈勵志，六載於茲，橫覽中原，陸沉滋懼。此乃猝逢時變，來會上京，竊以爲暫偷一日之安，自不如速定萬年之計。徵之於古既如彼，徵之如今又如此，大勢所嚮，天與人歸。此固非勳等一人之私言，實中外人心之公理。業已熟商內外文武，衆議僉同。謹於本日合詞奏請皇上復辟，以植國本而固人心，庶幾上有以仰慰列聖之靈，下有以俯慰羣生之望。風聲所樹，海內景從。凡我同胞，皆屬先朝舊臣，受恩深重；卽軍民人等，亦皆食毛踐土，世沐生成。接電後應卽遵用正朔，懸掛龍旗。國難方殷，時乎不再，及今淬厲，尙有可爲。本羣下尊王愛國之至心，定大清國阜民康之鴻業。凡百君子，當共鑒之。張勳、王士珍、江朝宗、陳光遠、李進才、蔡成勳、張永成、劉金標、劉富有、張錫元、吳長植、李魁元、蕭安國、陸錦、吳炳湘。元印。（民國六年七月一日卽陰曆五月十三日）

六、康有爲擬復辟登極詔（註七）

中國之地，北極義炎，南屬三苗，我祖黃帝之先，宅中亞洲之地，劍戟遺物，古文刻字，播及歐洲。時在部落，游牧遷徙，東逾葱嶺，遂跨渡瀚海，邑於涿鹿，史記謂居無常處，以師兵爲營衛，蓋自北漠入宅中土，巡定萬國，分封二十四子，徧及蕃服，傳及於殷淳維之後，遂開匈奴之國。我朝祖出肅慎，亦爲黃帝之別支，宅於長白，實隸漢時之郡縣。中更六朝，地隔中原，遂淪異域，稍異華風。然與舜出東夷，文王出西夷，吳斷髮文身而爲太伯後，楚筆路藍縷而爲鬻熊後，其義一也。故生理學者以中國內地與蒙古人種相同，號爲蒙古人種，蓋皆爲黃帝同姓之後故也。故滿漢西藏蒙古回族，本屬一系，前之北魏周齊，後之契丹女真，咸改華姓，合婚傳種，久合一家。我朝定鼎中夏，猶別子入繼大宗云爾，竭其兵力，舉東三省蒙古新疆西藏二萬里而歸之中國，自古未有之功也。

聖祖仁皇帝去庸調而合於租，定一條鞭之稅，全國凡三千餘萬兩，三百餘年未曾加征分毫，中外未有之仁也。

德宗景皇帝創行立憲，召集國會，自古未有之政也。

孝定景皇后不忍國民之流血，甘棄一姓之尊榮，禪讓至德，今古罕聞。付與袁世凱以全權，組織民國政府，誠欲得共和盛治，民治良規，五族同安，中國又寧也。豈意袁世凱藉託總師，窺竊神器，毒痛四海，危害宗邦，塗炭生民，大削國土，五年三亂，不絕如線。繼其後者，府院爭權，政不及民，議員擾攘，亂延於國，督軍及百官等以民主政體祇能擾亂，不能爲治，不適於中國，請朕復正大統，今復即位。朕與吾國民願用英國君民同治之政。昔舜恭己南面而無爲，禹有天下而不與，誠我中國立憲之先導，朕庶幾焉。永削滿漢之名，以除畛域之界，統名中華帝國，以行立憲政體，大開國民會議，以議憲法，與五族國民同爲中華之人，同成中華之治。朕以幼孺不識治理，若涉大水，不知由濟，亦惟聽與人之公論，考大地之新知，求才賢之輔弼，憂困苦之黎元，不分新舊而銓人才，斟酌古今而行政體，獎勵物資以富民，興起教化以美俗，政權公之國民，猶是共和也，庶中國又安，生民樂業，朕有厚望焉。欽此。

七、溥儀記「丁巳復辟」（註八）

袁世凱去世那天，消息一傳進紫禁城，人人都像碰上了大喜事。太監們奔走相告，太妃們去護國協天大帝關聖帝君像前燒香，毓慶宮無形中停了一天課……

接着，紫禁城中就聽見了一種新的響城聲：

「袁世凱失敗，在於動了鳩佔鵲巢之念。」

「帝制非不可爲，百姓要的却是舊主。」

「袁世凱與拿破倫三世不同，他並不如拿破氏有祖蔭可恃。」

「與其叫姓袁的當皇帝，還不如物歸舊主哩。」

……

中華民國六年 七月一日

中華民國六年 七月一日

四九六

這些聲音，和師傅們說的「本朝深仁厚澤，全國人心思舊」的話起了共鳴。

這時我的思想感情和頭幾年有了很大的不同。這年年初，我剛在奕劻諡法問題上表現出了「成績」，這時候，我又對報紙發生了興趣。

袁死了不多天之後，報上登了「宗社黨起事未成」、「滿蒙匪勢猖獗」的消息。我知道這是當初公開反抗共和的王公大臣——善耆、溥偉、升允、鐵良，正在爲我活動。他們四人當初是被稱做申包胥的，哭秦庭都沒成功。後來鐵良躲到天津的外國租界，其餘的住在日本租借地旅順和大連，通過手下的日本浪人，勾結日本的軍閥、財閥，從事復辟武裝活動。四人中最活躍的是善耆，他任民政部尚書時聘用的警政顧問日本人川島浪速，一直跟他在一起，給他跑合拉綽。日本財主大倉喜八郎男爵給了他一百萬日圓活動費。日本軍人青森、土井等人給他招募滿蒙土匪，編練軍隊，居然有了好幾千人。袁世凱一死，就鬧起來了。其中有一支由蒙古貴族巴布扎布率領的隊伍，一度逼近了張家口，氣勢十分猖獗。直到後來巴布扎布在兵變中被部下刺殺，才告終結。在鬧得最凶的那些天，出現了一種很奇特的現象：一方面「勤王軍」和民國軍隊在滿蒙幾個地方兵兵地打得很熱鬧，另一方面在北京城裏的民國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舊祝賀往來，應酬不絕。紫禁城從袁世凱去世那天開始的興隆氣象，蒸蒸日上，既不受善耆和巴布扎布的興兵作亂的影響，更不受他們失敗的連累。

袁死後，黎元洪繼任總統，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。紫禁城派了曾向袁世凱勸進的溥倫前去祝賀，黎元洪也派了代表來答謝，並且把袁世凱要去的皇帝儀仗仍送回紫禁城。有些王公大臣們還得到了民國的勳章。有些在袁世凱時代東躲西藏的王公大臣，現在也掛上了嘉禾章，又出現於交際場所。元旦和我的生日那天，大總統派禮官前來祝賀，我父親也向黎總統段總理贈送餽饌。這時內務府比以前忙多了，要擬旨賜諡法，賞朝馬、二人肩輿、花翎、頂戴，要授什麼「南書房行走」、乾清門各等侍衛，要帶領秀女供太妃挑選，也偷偷地收留下優待條件上所禁止的新太監。當然還有我所無從了解的各種交際應酬，由個別的私宴到對國會議員們的公宴。……

總之，紫禁城又像從前那樣活躍起來，到了丁巳年（民國六年）張勳進宮請安，開始出現了復辟高潮。

在這以前，我親自召見請安的人還不多，而且只限於滿族。我每天的活動，除了到毓慶宮念書，在養心殿看報

，其餘大部分時間還是遊戲。我看見神武門那邊翎頂袍褂多起來了，覺着高興，聽說勤王軍發動了，尤其興奮，而勤王軍潰滅了，也感到泄氣。但總的說來，我也很容易把這些事情忘掉。肅親王逃亡旅順，消息不明，未免替他擔心，可是一看見駱駝打噴嚏很好玩，肅親王的安危就扔到腦後去了。既然有王爺和師傅大臣們在，我又何必操那麼多的心呢？到了事情由師傅告訴我的時候，那準是一切都商議妥貼。陽曆九月廿七日這天的情形就是如此。

這天新授的「太保」陳寶琛和剛到紫禁城不久的「毓慶宮行走」梁鼎芬，兩位師傅一齊走進了毓慶宮。不等落座，陳師傅先開了口：

「今天皇上不用念書了。有個大臣來給皇上請安，一會奏事處太監會上來請示的。」

「誰呀？」

「前兩江總督兼攝江蘇巡撫張勳。」

「張勳？是那個不剪辮子的定武軍張勳嗎？」

「正是，正是。」梁鼎芬點頭贊許，「皇上記性真好，正是那個張勳。」梁師傅向來不錯過頌揚的機會，爲了這個目的，他正在寫我的起居注。

其實我並沒有什麼好記性，只不過前不久才聽師傅們說起這個張勳的故事。民國開元以來，他和他的軍隊一直保留着辮子。袁世凱在民國二年撲滅「二次革命」就是以他的辮子兵攻陷南京而告成功的。辮子兵在南京大搶大燒，誤傷了日本領事館的人員，惹起日本人提出抗議，辦帥趕忙到日本領事面前陪禮道歉，答應賠償一切損失，才算了事。隆裕死後，他通電吊唁稱爲「國喪」，還說了「凡我民國官吏莫非大清臣民」的話。袁世凱死後不久，報上登出了張勳的一封通電。這封通電表示了徐州的督軍會議對袁死後政局的態度，頭一條却是「尊重優待清室各條」。總之，我相信他是位忠臣。願意看看他是個什麼樣兒。

按照清朝的親矩，皇帝召見大臣時，無關的人一律不得在旁。因此每次召見不常見的人之前，師傅總要先教導一番，告訴我要說些什麼話。這次陳師傅用特別認真的神氣告訴我，要誇贊張勳的忠心，叫我記住他現在是長江巡閱使，有六十營的軍隊在徐州、兗州一帶，可以問問他徐、兗和軍隊的事，好叫他知道皇上對他很關心。末了，陳

中華民國六年 七月一日

四九八

師傅再三囑咐道：

「張勳免不了要誇贊皇上，皇上切記，一定要以謙遜答之，這就是示以聖德。」

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。」梁師傅連忙補充說，「越謙遜，越是聖明。上次陸榮廷覲見天顏，到現在寫信來還不忘稱頌聖德。」

陸榮廷是兩廣巡閱使，他是歷史上第一個被賞賜紫禁城騎馬的民國將領。兩個月前，他來北京會晤段祺瑞，不知爲什麼，跑到宮裏來給我請了安，又報效了崇陵植樹一萬元。我在同養心殿的轎子裏忽然想起來，那次陸榮廷覲見時，師傅們的神色和對我的諄諄教誨，也是像這次似的。那次陸榮廷的出現，好像是紫禁城裏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內務府和師傅們安排了不同平常的賞賜，有我寫的所謂御筆福壽字和對聯。有無量壽金佛一龕，三鑲玉如意一柄，玉陳設二件和尺頭四件。陸榮廷走後來了一封信，請世續「代奏叩謝天恩」。從那時起，「南陸北張」就成了上自師傅下至太監常提的話頭。張謙和對我說過，「有了南陸北張兩位忠臣，大清有望了。」

我根據太監給我買的那些石印畫報，去設想張勳的模樣，到下轎的時候，他在我腦子裏也沒成型。我進養心殿不久，他就來了。我坐在寶座上，他跪在我面前磕了頭。

「臣張勳跪請聖安……」

我指指旁邊一張椅子叫他坐下（這時宮裏已不採取讓大臣跪着說話的規矩了），他又磕了一個頭謝恩，然後坐下來。我按着師傅的教導，問他徐、亮地方的軍隊情形，他說了些什麼，我也沒用心去聽。我對這位「忠臣」的像貌多少有點失望。他穿着一身紗袍褂，黑紅臉，眉毛很重，胖呼呼的。看他的短脖子就覺得不理想，如果他沒鬍子，倒像御膳房的一個太監。我注到了他的辮子，的確有一根，是花白色的。

後來他的話轉到我身上，不出陳師傅所料，果然恭維起來了。

他說：「皇上真是天竈聰明！」

我說：「我差的很遠，我年輕，知道的事挺少。」

他說：「本朝聖祖仁皇帝也是沖齡踐祚，六歲登極呀！」

我連忙說：「我怎麼比得上祖宗，那是祖宗……」

這次召見並不比一般的時間長，他坐了五六分鐘就走了。我覺得他說話粗魯，大概不會比得上曾國藩，也就覺不到特別高興。可是第二天陳寶琛、梁鼎芬見了我，笑咪咪地說張勳誇我聰明謙遜，我又得意了。至於張勳爲什麼要來請安，師傅們爲什麼顯得比陸榮廷來的那次更高興，內務府準備的賞賜爲什麼比對陸更豐富，太妃們爲什麼還賞賜了酒宴等等這些問題，我連想也沒去想。

過了半個月，陽曆五月十三這天，還是在毓慶宮，陳寶琛、梁鼎芬和朱益藩三位師傅一齊出現，面色都十分莊嚴，還是陳師傅先開的口：

「張勳一早就來了……」

「他又請安來啦？」

「不是請安，是萬事俱備，一切妥貼，來擁戴皇上復位聽政，大清復辟啦！」

他看見我在發怔，趕緊說：「請皇上務要答應張勳。這是爲民請命，天與人歸……」

我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喜事弄得昏昏然。我呆呆地看着陳師傅，希望他多說幾句，讓我明白該怎麼當這個「真皇帝」。

「用不着和張勳說多少話，答應他就是了。」陳師傅胸有成竹地說，「不過不要立刻答應，先推辭，最後再說：既然如此，就勉爲其難吧。」

我回到養心殿，又召見了張勳。這次張勳說的和他的奏請復辟摺上寫的差不多，只不過不像奏摺說的那麼斯文就是了。

「隆裕皇太后不忍爲了一姓的尊榮，讓百姓遭殃，才下詔辦了共和。誰知辦的民不聊生……共和不合咱的國情，只有皇上復位，萬民才能得救。……」

聽他念叨完了。我說：「我年歲太小，無才無德，當不了如此大任。」他誇了我一頓，又把康熙皇帝六歲做皇帝的故事念叨一遍。聽他叨叨着，我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：

「那個大總統怎麼辦呢？給他優待還是怎麼着？」

「黎元洪奏請讓他自家退位，皇上准他的奏請就行了。」

「唔……」我雖然還不明白，心想反正師傅們必是商議好了，現在我該結束這次召見了，就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勉爲其難吧！」於是我就又算是「大清帝國」的皇帝了。

張勳下去以後，陸續地有成批的人來給我磕頭，有的請安，有的謝恩，有的連請安帶謝恩。後來奏事處太監拿來了一堆已寫好的「上諭」。頭一天一氣下了九道「上諭」：

卽位詔；

黎元洪奏請奉還國政，封黎爲一等公，以彰殊典；

特設內閣議政大臣，其餘官制暫照宣統初年，現任文武大小官員均著照常供職；

授七個議政大臣（張勳、王士珍、陳寶琛、梁敦彥、劉廷琛、袁大化、張鎮芳）和兩名內閣閣丞（張勳的參謀長萬繩武和馮國璋的幕僚胡嗣瑗）；

授各部尚書（外務部梁敦彥、度支部張鎮芳、參謀部王士珍、陸軍部雷震春、民政部朱家寶）；

授徐世昌、康有爲弼德院正、副院長；

授原來各省的督軍爲總督、巡撫和都統（張勳兼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）。

據老北京人回憶當時北京街上的情形說：那天早晨，警察忽然叫各戶懸掛龍旗，居民們沒辦法，只得用紙糊的旗子來應付；接着，幾年沒看見的清朝袍褂在街上出現了，一個一個好像從棺材裏面跑出來的人物；報館出了復辟消息的號外，售價比日報還貴。在這種奇觀異景中，到處可以聽到報販叫賣「宣統上諭」的聲音：「六個子兒買古董咧！這玩藝過不了幾天就變古董，六個大銅子兒買件古董可不貴咧！」

這時前門外有些鋪子的生意也大爲興隆。一種是成衣鋪，趕製龍旗發賣；一種是估衣鋪，清朝袍褂成了剛封了官的遺老們爭購的暢銷貨；另一種是做戲裝道具的，紛紛有人去央求用馬尾給做假髮辮。我還記得，在那些日子裏，紫禁城裏袍褂褂翎頂頂，人們腦後都拖着一條辮子。後來討逆軍打進北京城，又到處可以揀到丟棄的真辮子

，據說這是張勳的辮子兵爲了逃命，剪下來扔掉的。

假如那些進出紫禁城的人，略有一點兒像報販那樣的眼光，能預料到關於辮子和上諭的命運，他們在開頭那幾天就不會那樣地快活了。

那些日子，內務府的人員穿戴特別整齊，人數也特別多（總管內務府大臣特別指示過），因人數仍嫌不夠，臨時又從候差人員中調去了幾位。有一位現在還健在，他回憶說：「那兩天咱們這些寫字兒的散班很晚，總是寫不過來。每天各太妃都賞飯。到賞飯的時候總少不了傳話：不叫謝恩了，說各位大人的辛苦，四個宮的主子都知道。」他却不知道，幾個太妃正樂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幾乎天天都去神佛面前燒香，根本沒有閑工夫來接近他們。

在那些日子裏。沒有達到政治慾望的王公們，大不高興。張勳在發動復辟的第二天做出了一個禁止親貴干政的「上諭」，使他們十分激忿。醇親王又成了一羣貝勒貝子們的中心，要和張勳理論，還要親自找我做主。陳寶琛聽到了消息，忙來囑咐我說：

「本朝辛亥讓國，就是這般王公親貴干政鬧出來的，現在還要鬧，真是胡塗已極！皇上萬不可答應他們！」

我當然信從了師傅。然而自知孤立的王公們并不死心，整天聚在一起尋找對策。這個對策還沒想好，討逆軍已經進了城。這倒成全了他們，讓他們擺脫了這次復辟的責任。

陳師傅本來是個最穩重、最有見識的人。在這年初發生的一件事情上，我對他還是這個看法。那時勞乃宣悄悄地從青島帶來了一封信。發信者的名字已記不得了，只知道是一個德國人，代表德國皇室表示願意支持清室復辟。勞乃宣認爲，這是個極好的機緣，如果再加上德清兩皇室結親，就更有把握。陳師傅對於這件事，極力表示反對，說勞乃宣太荒唐，是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，即使外國人有這個好意，也不能找到勞乃宣這樣的人。誰知從復辟這天起，這個穩重老練的老夫子，竟完全變了。

「獨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慮患也深，故達！」

復辟的第一天，我受過成羣的孤臣孽子叩賀，回到毓慶宮，就聽見陳師傅這麼念叨。他拈着白鬍子團兒，老光鏡片後的眼睛眯成一道縫，顯示出異乎尋常的興奮。

然而使我最感到驚奇的，倒不是他的興奮，也不是他在「親貴干政」問題上表現出的與王公們的對立（雖然直接冒犯的是我的父親），而是在處理黎元洪這個問題上表現出的激烈態度。先是梁鼎芬付自告奮勇去見黎元洪，勸黎退位（梁、黎是兒女親家），不料遭到拒絕，回來忿然告訴了陳寶琛和朱益藩。陳寶琛和聽了這個消息，和梁鼎芬、朱益藩一齊來到毓慶宮，臉上的笑容完全沒有了，露出鐵青的顏色，失去了控制地對我說：

「黎元洪竟敢拒絕，拒不受命，請皇上馬上賜他自盡吧！」

我吃了一驚，覺得太過分了。

「我剛一復位，就賜黎元洪死，這不像話。民國不是也優待過我嗎！」

陳寶琛這是第一次遇到我對他公開的駁斥，但是同仇敵愾竟使他忘掉了一切，他氣呼呼地說：「黎元洪豈但不退，還賴在總統府不走。亂臣賊子，元凶大惡，焉能與天子同日而語？」

後來他見我表示堅決，不敢再堅持，同意讓梁鼎芬再去一次總統府，設法勸他那位親家離開。梁鼎芬還沒有去，黎元洪已經抱着總統的印璽，跑到日本公使館去了。

討逆軍逼近北京城，復辟已成絕望掙扎的時候，陳寶琛和王士珍、張勳商議出了一個最後辦法，決定擬一道上諭給張作霖，授他爲東三省總督，命他火速進京勤王。張作霖當時是奉天督軍，對張勳給他一個奉天巡撫是很不滿意的。陳師傅對張作霖這時寄托了很大的希望。這個上諭寫好了，在用「御寶」時發生了問題，原來印盒的鑰匙在我父親手裏。若派人去取就太費時間了，於是，陳師傅當機立斷，叫人把印盒上的鎖頭索興砸開，取出了刻着「法天立道」的「寶」。（這道上諭并未送到張作霖手裏，因爲帶信的張海鵬剛出城就被討逆軍截住了。）我對陳師傅突然變得如此果斷大胆，有了深刻的印象。

復辟的開頭幾天，我每天有一半時間在毓慶宮裏。念書是停了，不過師傅們是一定要見的，因爲每樣事都要聽師傅們的指導。其餘半天的時間，是看看待發的上諭和「內閣官報」，接受人們的叩拜，或者照舊去欣賞螞蟻倒窩，叫上駟院太監把養的駱駝放出來玩玩。這種生活過了不過四五天，宮中掉下了討逆軍飛機的炸彈，局面就完全變了。磕頭的不來了，上諭沒有了，大多數的議政大臣們沒有了影子，紛紛東逃西散，最後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陳寶琛。飛